



男子巴黎街头取款遭盗窃团伙抢

巴黎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但也吸引了不少扒手，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些游客。近日网上曝光了一位中年男子在巴黎圣母院附近一个自动取款机前遭遇盗窃团伙抢。



14岁的数学神童被剑桥大学录取

来自英国年仅14岁的数学神童阿兰·费尔南德斯日前成为剑桥大学237年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大学生。



因吃过多发酵水果 南非小象醉倒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野外向导罗斯·库普尔说：“我们怀着敬畏之心看着它们，因为这些小象显然已经醉了。”小象醉倒是因为吃了过多发酵水果。



普京显得年轻 被猜做过整容

英国著名整容医生布兰特·坦纳指出年逾花甲的普京日前露面时，脸部皮肤异常光滑白皙而且几乎没有皱纹。坦纳推断，普京很可能做过一种叫做果酸换肤的整容手术。

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

舞蹈家离开了舞台如何才能继续“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呢？

赵青：丹青续写舞剧梦

□ 本报记者 王建 实习生 丁明丹



著名舞蹈艺术家赵青女士在老家肥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演影星王丹凤的幼年，“王丹凤给我起了‘赵露丹’的艺名，取我爸爸赵丹的‘丹’字和我妈叶露茜的‘露’字。”

赵青用赵露丹的艺名出演了《芳草天涯》、《现代夫妻》、《良宵花弄月》、《梅娘曲》等影片，成为电影圈里的小童星。

现在，赵青仍然对《梅娘曲》中的一场哭戏印象深刻。“我在影片中演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父亲抛弃了母亲，娶了一个后妈。后妈对我特别不好，经常打骂虐待。有一个镜头要我哭着说妈妈，可我怎么也哭不出来。导演屠光启就启发我：‘你从小爸妈就离开你，到大后方宣传抗日，你和外婆一起生活，难道不想他们吗？’我一听，‘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喊着‘我要妈妈’。导演立刻让开机，把这真实的大特写拍了下来。”

抗战胜利时，赵青已经九岁。有一天，她正在外婆的陪伴下做功课，突然听到有人在楼下喊：“阿囡！阿囡！”

“外婆说你爸回来了，快下去。我心想我哪有爸爸啊？我爸爸不是早死了吗？”赵青一步步走出门外，看见一个头戴大宽礼帽身穿风衣的人。这个人大大迎上来，将赵青抱在怀里就亲，“胡茬子扎得我脸疼。”

赵青觉得眼前这个人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传言赵丹已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抗战期间，赵丹等人想要途经新疆去苏联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却被盛世才投入监狱，关押了五年。外界误传他被杀害，重庆为此还召开了追悼会，赵青的爷爷、奶奶和外婆曾大哭过一场。熟悉是因为他和照片上的父亲很像。迟疑一番后，赵青终于认出了父亲。

“我马上就问我妈妈呢？他说妈妈以为他死了，改嫁了。我就哭了，感觉真是一场戏。”从此，赵青跟着赵丹一起生活。赵丹拍戏收入很高，赵青不用再拍电影补贴家用，开始专心读书。

弃音乐学舞蹈

赵丹的归来让赵青重新获得了父爱，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自己四岁就开始演电影，在“长大了做什么”这一问题上赵青有清晰的答案，那就是像父亲一样演电影。

可赵丹却不同意女儿演电影，“他说他因为演电影苦了一辈子，绝不能再让我苦一辈子，让我干别的。”

赵丹一直为自己没成为音乐家而遗憾不已，便将希望寄托在赵青身上，用演电影的片酬买来一架钢琴，并请来一位老师教赵青练琴，由继母黄宗英监督，哪知生活活泼的赵青根本坐不住。

1948年夏日的一天，赵丹带着赵青去兰心大戏院去看白俄芭蕾舞团表演的《天鹅湖》。优美的舞姿深深地触动了赵青，回家后她就模仿剧中舞姿跳起来，“我边跳边说爸你看我像不像小天鹅。宗英妈妈就说钢琴也不好好学，干脆去学跳舞吧。”

赵丹也觉得女孩子跳舞再美不过，于是赵青就放下音乐改学舞蹈。

赵丹夫妇见初学跳舞的赵青有些胆怯，就陪她一起上课。“那时候学芭蕾舞要交美金的，我爸爸一下子交了三份。宗英妈妈买了两块花布，红花布做的小裙子我穿，绿花布做的练功服她穿，爸爸穿着游泳短裤。上课时，我爸爸在前，宗英妈妈在后，我在中间。”从第二个月开始，赵青独自去上课，就这样学了三年的芭蕾舞。

1951年7月，赵青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学习古典舞和芭蕾舞，还不满14岁的她孤身一人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赵青被保送进五年级做插班生，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

那时，赵丹已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每次来北京开会都要去看赵青。“父亲以为女孩子跳舞很轻松，像玩一样，不像他们拍电影。后来，他来看我上课，看完就哭了。他说没想到你跳舞比拍电影还要苦，从那以后每次来看我都要带一大包吃的，买我爱吃的巧克力、饼干什么的。”

1957年，赵青申请调入中国实验歌剧院舞蹈团，从事中国民族舞剧创作。当时，刚从北京舞蹈学校毕业的编导李仲林、黄伯寿要编排我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赵青被选中出演女主角三圣母。赵青深知自己是学芭蕾舞出身，古典舞的修养有所欠缺，便向父亲求助。为了帮女儿演好角色，赵丹费了不少心血。他出面邀请京剧名家于连泉收赵青为徒，在北京丰泽园饭庄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于连泉教赵青身段、步法、长纱和水袖，为她后来成功塑造三圣母的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如何刻画、进入角色则是赵丹的特长。“他教我说演戏最忌讳有杂念，有的演员一上场就想我的嘴巴不好看，或者眼睛不好看，有这种杂念根本进入不了角色，会越来越紧张。你什么也别想，就想你的角色。你是三圣母，被关押了很多年，很忧郁。你盼望着春天来到，桃花盛开。你推开窗子风把你的眼睛吹得睁不开，你闻到花香就知道花是什么颜色……”经赵丹一说，赵青的这场戏果然棒极了。“他演戏最大的特点就是忘我，完全进入角色，这归功于爸爸教我演戏的窍门。”

赵丹演戏更是忘我。为了演好武训，他到武训的老家乡体验生活，剃了一个“桃子头”，讲一口土里土气的山东话，穿着武训要饭的衣服，“把当地的老百姓都骗了，还真以为武训来要饭呢。”拍《林则徐》时，为了演好林则徐被革职的那场戏，赵丹反复练习摘下顶戴花翎动作，每天都练上二十多次。“他演林则徐就是林则徐，演聂耳就是聂耳，演武训就是武训，绝不会把赵丹带进去。”

赵青在上海拍摄电影《宝莲灯》时，见识了赵丹的人戏之深。当时，赵丹正在拍摄《聂耳》，两人经常见面。有一天，赵青正在拍劈山救母的戏，赵丹带着聂耳的妆，闯了进来。导演看见赵丹来了，就让大家休息一会。

“我刚从‘山底’上升上来，他上来就叫姐姐。我说你胡说八道什么。他说我聂耳才十九岁，你三圣母都有儿子了，我怎么不应该叫你姐姐。大家哄堂大笑。”

周总理是两代人的恩人

赵丹的艺术生涯中，因为没能演成很多角色而遗憾，周恩来总理是其中之一。

赵丹在新疆入狱时，周总理派人营救。“文革”中，赵丹再次被投入监狱，关了五年多，周总理曾派人看望其家人，用这种方式对他进行保护。

赵青与周总理相识是在1955年。当时，苏联丹钦柯音乐剧院来中国演出《天鹅湖》。为了表示中苏友谊，苏联导演建议由北京舞蹈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表演第二幕的意大利舞、马祖卡舞、匈牙利舞和西班牙舞。赵青被选中跳西班牙舞，经过一年的刻苦训练，大获成功。

“周总理看了那次演出后，认识了我。他接见北京舞蹈学校师生，专门问我，我站了起来。他说：‘你就是赵青？赵丹的女儿？你跳得很好，为国争光！’为国争光这四个字，我一辈子都记在了心里。”

1957年，赵青随中国艺术团访问拉美四国，临行前，周总理看望大家。“他过来问我：‘赵青，你看过松山树子演的日本芭蕾舞《白毛女》吗？’我说看过。他又说：‘为什么日本人都演我们的《白毛女》，我们中国人不演呢？’我说我毕业演出就演的《白毛女》出走那段。他说：‘我没有看过，我们自己应该搞《白毛女》。’周总理这句话提醒我要搞我们中国自己的舞剧。”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周总理喜欢跳交谊舞放松，每次赵青在场，都会第一个请她跳舞。赵青现在还记得到周总理跳舞时的样子：“听着《步步高》的音乐，周总理照例邀请赵青跳第一轮。“我说总理我今天不能跳舞了，他问：‘怎么不能跳了？’我说我右腿膝盖疼。他就问我爸：‘阿丹，你女儿腿坏了你不知道？’我爸说：‘他们住的房是水泥地，可能受潮了。’我爸那么随口一说，总理立即就召集文化部的领导开会，他说：‘梅兰芳大师去年60多岁就不幸去世，我们都非常悲痛，可我们对活着的年轻艺术家却如此不关心。’总理派人去调查，看我住的房果然是水泥地，就批地板，给舞蹈演员盖有地板的房子。”这件事令赵青感动不已，“所以我说他是我恩人，也是我父亲的恩人。”

在画布上继续舞蹈

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和北京舞蹈学校学习时，赵青练舞就非常刻苦，经常累得一瘸一拐。“我个子不高，腿不够长，韧带也不够软，练舞的条件并不好，别人练一遍的动作，我得练两遍三遍。”

“文革”时，赵青不能跳舞，白白荒废了十年的时光。“文革”结束后，为重返舞台，赵青捡起舞鞋，更加刻苦地练舞。

经山东老乡、跳高健将郑凤荣介绍，赵青到国家体操队练习馆内练功，跟着体操教练和队员学习翻跟头。这时，赵青已经30多岁，经常在练功时受伤。因为疯狂训练，很多人叫她“赵疯子”。

刻苦练功让赵青在舞蹈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也给她留下了巨大的伤痛。因为股骨头坏死，赵青在54岁时离开了舞台。

心中不舍，但赵青并不悲伤：“在国际上能跳到54岁的人也不多，我一直在中心，反而愿意退下来，帮助年轻人上去。”

赵丹去世时，留有遗言：“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赵青将这句话写在《我和爹爹赵丹》一书的扉页上，舞蹈家离开了舞台如何才能继续“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呢？

赵青想编排舞剧，可这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她无法承担。赵青想到了新办法，干脆先把脑海中的舞剧场景画出来。于是，她拿起画笔，开始画水彩画。“《伏羲女娲》、《丹顶鹤》等三部舞剧的人物、布景、舞蹈全画出来了，有200多幅。”

在家人的鼓励下，赵青又开始画画。此次捐赠给家乡的《女娲补天》就是她的油画处女作。“之所以把我的第一幅画送给家乡，是因为我祖籍肥城，我的根在这里。”

拿着画笔的赵青依旧怀揣着一个舞剧梦，她还在为把自己的几部舞剧搬上舞台而努力，并计划做成动漫。

78岁的赵青虽然离开舞台已很久，可她仍然在翩翩起舞。

周末感言

“微信集赞”

□ 武洁

“朋友们快点赞，集满28个就能免费获得港澳游。”最近微信圈流行一种“赞”活动，只要用户转载商家的信息并获得微信好友一定数量的“赞”就可以免费旅游。经旅游部门证实，此类活动多涉嫌虚假宣传，强制游客在香港购物。（《新京报》4月21日）

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现实中，因为垂涎免费午餐，一时贪图小便宜而上当受骗的教训，的确屡见不鲜。如此看来，只需微信集“赞”，便能换取价格不菲的免费旅游，如此“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其实或多或少也闪烁着“免费午餐”的可疑魅影，至于集“赞”得来的免费旅游，最终被证实为虚假宣传的强制购物游，似乎也只能说是“果不其然”。以为捡了便宜的微信用户，似乎也只为自己的“天真”承受相应的代价。

不过，假如对于微信集“赞”获免费游，仅仅是提醒公众保持理性和淡定，并对这类社交媒体上的转发点赞类活动保持足够的警惕，恐怕还远远不够。微信集“赞”换免费游活动，实为一出虚假宣传、强制购物的骗局，却由微信用户来承担后果，恐怕更是有失公平。

事实上，集“赞”换免费游，看似轻而易举，“点个赞”似乎也是举手之劳，但称之为“免费午餐”，其实并不准确。真实的情形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关注度也能成生产力”不再只是明星的专利，而同样也已成为普通公众触手可及的现实。相比传统媒体的针对性与影响力往往难以准确评估，社交媒体上的营销方式，却不难从点击率、阅读量、转发评论数、点赞数进行量化评估，而更加精准地对受众定向营销，更是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集赞”显然已不只是举手之劳，而是对社交媒体用户营销与传播能力的发掘与利用。在“集赞”活动中获得了营销推广收益的商家，显然应当支付相应的营销成本。所谓“免费游”，不过是商家为其微信营销活动所承担的营销成本罢了。既然如此，在社交媒体上开展营销活动，却对承诺的营销成本不予兑现，甚至玩弄各种猫腻，不仅已是一种公然的行为，本质上甚至与在媒体上做广告却拒不承担广告费属同一性质。

可见，社交媒体时代，别把“点赞”不当生产力，对于商家而言，也绝无理由利用社交媒体赚了眼球，却对当初承诺的营销活动成本视而不见。而对于社交媒体的营销活动的规范，除了对社交媒体的用户需要提高警惕，并注意留存相关证据之外，社交媒体平台同样应当对营销活动设立必要的规则，并加强事前事后的监管。对于违约的账号和商户，除了在平台层面上限制其新的营销活动之外，更应有相应的惩处追责机制。而从技术和规则层面，保障社交媒体的诚信度，维护社交媒体的健康生态，则不仅是保障社交媒体用户权益的基本义务，更是社交媒体平台本身有序发展的必要前提，否则的话，纵容虚假宣传必然透支社交媒体平台的信誉和价值。

一言以蔽之，社交媒体时代，微信集“赞”换免费游，其实绝非什么“免费午餐”，而对于社交媒体营销中的虚假宣传甚至欺诈行为，则更亟待以规则和契约的方式加以约束和遏制。